

名家析名著丛书

# 俞平伯

YU PINGBO



## 名作欣赏

苗永品 主编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名家析名著丛书

俞  
名作欣赏

陆永品 主编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6 号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俞平伯名作欣赏/陆永品主编. —北京:

中国和平出版社, 1996. 4

(名家析名著丛书)

ISBN 7—80101—058—2

I . 俞… II . 陆… III . 俞平伯—文学评论 IV . I206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03649 号

**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**

**中国和平出版社电脑排版**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)

北京北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14.75 印张 400 千 插页 2

印数: 1—5000 册

ISBN 7—80101—058—2/I · 81 定价: 25.00 元

## 主编简介

陆永品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学术著作有《老庄研究》、《司马迁研究》、《诗词鉴赏新解》、《楚词论析》（合著），以及《唐宋词选》（合著）、《唐宋词选讲》（合著）、《史记论文·史记评议》（点校整理）、《爱国诗人屈原》（普及读物）、主编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》（先秦两汉文学部分）等，并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。

# 名家析名著丛书

中国部分（第二辑）

胡适名作欣赏

张恨水名作欣赏

郁达夫名作欣赏

茅盾名作欣赏

老舍名作欣赏

俞平伯名作欣赏

巴金名作欣赏

丁玲名作欣赏

萧乾名作欣赏

张爱玲名作欣赏

## 鉴赏文撰稿人

王保生  
孙秀荣  
钟 涛  
靳 欣

甘大孟  
陆永品  
张永泉

刘元煌  
李茂林  
蒋 寅

孙玉蓉  
郑永晓  
曹培红

01 于面障土因，有唇象一朝失太又，日 3 日 3 事 3331。因回长谈，  
美如惊雷，并不闻却带留野美，莫方日平浦。然是，朝回日 3 日  
未至君平浦，拂袖略过“四海”。仰漱玉池青泉源本尚义主本源正”  
手 3331。斯景阳宫奇闻芳人削，向式丁夫姿，君一毛风暖

## 序 言 陆永品

渐此拍人攀着白王，心源 31。调全中，音别联延安而树，拂晓游  
世，中章文印《民系歌》印《赤词群歌歌念真》密身。言 3 3 08  
08 国中是文子国帝”倾倒而 31，恋肉喉而 31，率此以示然  
知声也。此从“拂柳玉皇界盛志清氏海识统主群歌联歌者”，大姑  
——斯景阳宫奇闻芳人削，向式丁夫姿，君一毛风暖

俞平伯（1900—1990）——名铭衡，字平伯，以字行。1900 年 1 月 8 日，生于江苏苏州。祖籍浙江德清。父亲俞陛云，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，著作有《唐五代两宋词选释》、《诗境浅说》等。母亲许之仙，是清朝松江知府许祐之女，精通诗文。祖父多病早逝。曾祖父俞樾，字荫甫，号曲园，是清代的著名学者，著述颇多，有《春在堂全集》、《群经平议》、《诸子平议》、《古书疑义举例》等。俞平伯的童年时代，就是跟随其曾祖父度过的，备受曾祖父的护爱和教诲。俞平伯就生长在这样的书香门第，从小即受到良好的熏陶。他生前为中国社会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。

俞平伯是个具有“赤子”之心的爱国知识分子，但他的思想却曾经过曲折发展的道路。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时期，他“浮慕新学，向往民主”，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运动，参加讲演团，为唤起民众觉醒而奔走呼号，曾经有过一段“浮躁凌厉”、思想激进的光辉历史。1920 年初，为了寻求救国之路，他同傅斯年一起赴英国留学。到英国三个多月，因英国金镑涨价，学费筹措未周，便

匆匆回国。1922年7月8日，又去美国考察教育，因生病而于10月26日回国。虽然，俞平伯在英、美逗留的时间不长，而对欧美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有所了解的。“五四”低潮时期，俞平伯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，迷失了方向，陷入苦闷彷徨的境地。1925年“五卅”惨案发生后，中国社会极端黑暗，俞平伯的思想更加混乱和消沉。此时，他的《雪耻与御侮》一文，主张必先自强，然后方能御侮，因而受到郑振铎、叶圣陶、沈雁冰、王伯祥等人的批评。30年之后，他在《哀念郑振铎同志》和《忆振铎兄》的文章中，仍然谈及此事，一方面感到内疚，一方面说明“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敌人”，肯定郑振铎主张用武力抵抗强暴是正确的。从此，也可以看到，俞平伯知错即改的精神。

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秋，俞平伯再也无法安于闭门著书立说和教学工作，他便以满腔的爱国激情，投入抗日救亡运动。他曾先后奋笔抒写了《救国及其成为问题的条件》、《致国民政府并二中全会快邮代电》、《广亡征!》、《国难与误乐》等文章，表现出一片诚挚的爱国赤子之心。1932年元旦，他在《贡献给今日的青年》献词中，大声疾呼，号召青年起来救国，并且愤激地说：“不存此心，不得名为中国人！”同年，“一·二八”淞沪之战后，他又写信给叶圣陶，指斥政府不守三省，不战淞沪，财阀营私，军阀拥兵，洋奴媚外而误国的罪过。父朋

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后，清华大学南迁，俞平伯因有侍双亲之累，未能同往。自此，他便“削迹城阴”、“宾从罕过”。5年之中，他除被聘在中国大学国文系任教外，很少写诗作文。可谓这是他最苦闷的时代。1942年至1943年，有人来向他拉稿，他说“只是情面难却，便给那些不含政治色彩的文艺刊物写写稿”，当朱自清得知后，立即写信忠告他“以搁笔为佳”。因此，抗战最后两年，俞平伯再也没有提笔撰文。但可以证实，俞平伯在日伪时

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围困北平期间，1949年1月26日，俞平伯同北平文化界民主人士和北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等校30人，发表全面和平意见书，支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八项和平主张。凡此等等，都足以说明俞平伯反对国民党统治，追求光明，靠拢共产党的鲜明的进步思想和政治态度。

俞平伯是个很有影响的诗人，他的新诗和旧体诗都写得颇佳。在“五四”时期，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，他身体力行，成为白话诗和白话文的积极倡导者。早在“五四”前的1918年5月，他就写了第一首白话诗《春水》。同年12月25日，他又写了第二首新诗《冬夜之公园》。他是创作新诗较早的诗人，因此他的新诗发表后，在当时诗坛上影响甚大。他的第一部诗集《冬夜》，1922年3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，是继郭沫若的《女神》和胡适的《尝试集》之后出现最早的新诗集之一。他的另两部诗集《西还》（1924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）和《忆》（1925年12月由北京朴社印行）亦相继问世。此外，诗集《雪朝》（192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）是他与朱自清、叶圣陶、郭绍虞、郑振铎等8人的合集，收入他的新诗15首。俞平伯最晚的一首新诗《七月一日红旗的雨》，写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1日，是作者冒雨在北京先农坛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会后，挥笔写下的光辉诗篇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俞平伯大约创作了280余首新诗，大都收入乐齐和孙玉蓉合编的《俞平伯诗全编》。

俞平伯的新诗，主要创作于“五四”的高潮和低潮的两个时期。“五四”高潮时期（1919—1922年），俞平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闯将，他的新诗抒情写景，清新婉曲，生机盎然，迸发出

期，是没有丧失民族“节操”的。据穆穆当时写的《俞平伯先生》文中说：“不过俞先生有一个孤高的性格，说他逃避现实也好；总之他不愿与人相争的，如果拿这种态度当做书生本色看，那么这种逃避现实也可以看做一种节操。俞先生现在的生活，并不甚丰裕，他的职业只在北平中国大学教几点钟课，而且拿的车马费也只够车马费而已。听说：教会色彩的大学，请他去教书，是不可能的。听说前些时候某国立大学也曾下过聘书，他竟也拒绝了，这个，我们很可以知道俞平伯先生的个性和高傲了，他并不是一个贱卖的人。”（1943年10月《风雨谈》第6期）40年代初，俞平伯曾作《咏荷》律诗：“野塘十顷几荷田，一水含清出玉泉。菱蒂无端牵昨梦，萍根难得值况今。红妆飘粉谁怜藕，翠袖分珠不是圆。莫怯荒园归去早，西山娟碧晚来鲜。”一则对周作人的附逆，感到可惜；二则亦以此表明他清白的心迹。

1945年9月3日，日本帝国主义投降，抗日战争全面胜利。俞平伯结束了苦闷、锁闭的生活。他欣喜异常，提笔完成长达几千言的五言长诗《遥夜闺思引》。此诗开始写于1942年与1943年间，抒发其“寄迹危邦，避人荒径”，“聊忏幽忧”，十年徒掷的感叹。毕树棠谓此诗：“情辞哀绝，中若痛经世变，深寄慨思，非等闲幽怨之作。”（《题〈遥夜闺思引〉》，1947年6月27日天津《民国日报》“图书”副刊）年底，经许德珩介绍，俞平伯加入接近中国共产党的“九三”学社。翌年，“九三”学社中央迁至北平，俞平伯便积极参加“九三”学社的工作和活动。1946年5月30日，俞平伯与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102名教授联合发表《告学生与政府书》，支持各地学生反内战、反饥饿的斗争。1948年7月23日，北平《中建》半月刊召开座谈会，在会上，俞平伯指出知识分子要保持“气节”，他说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。俞平伯即投身于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。

勇往直前的奋进精神和摧枯拉朽的力量。诸如《春水》、《春水船》、《潮歌》、《风底话》等，无不如是。像《菊》、《鵠鹰吹醒了的》等诗篇，则反映了妇女要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的呼声。《草里的石碑和贝壳》、《破晓》等诗，则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压迫的思想。总之，俞平伯这一时期的新诗，大都比较明显地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主题。然而，到了“五四”的低潮时期（1922—1923年），俞平伯和其他许多知识分子一样，迷失了方向，陷入悲观失望的境地。自然，他这个时期所创作的新诗，大都表现出苦闷彷徨、惆怅迷惘的情绪。诗意比较朦胧，格调比较低沉。从本书所选的一些诗篇，即能反映此种情况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

我们也不难看到，俞平伯由于深受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，同时也受到欧美新诗的熏陶，所以，他的新体诗，大都写得精炼雅洁，颇有韵味和节奏感。而有些新诗就存在散文化的倾向，甚至有的诗篇就是分行的散文，缺乏应有的诗意和韵味。

谈到俞平伯的旧体诗词，似乎人们感到比较陌生。其实，俞平伯创作的旧体诗词相当可观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20年代至90年代，俞平伯陆续创作了将近700首旧体诗词。其中大部分，过去已经出过集子，现在亦大都收入《俞平伯诗全编》。

生活是创作的源泉。文艺作品，正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曲折反映。俞平伯所创作的旧体诗词，也正是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他头脑中的折光反映。俞平伯的旧诗词功力甚深，又从中国民歌民谣中汲取了营养，因此，他的旧体诗词就表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。总的说来，他的旧体诗词：有的写得平易质朴，有的写得清新雅致，有的写得朦胧含蓄，有的写得通俗晓畅，饶有诗情画意。尤其他在“五七”干校时期写的旧体诗词，大都写得清新淡雅，平和明快，曲折地反映了作者晚年恬淡平和、从容舒缓的心态。这与俞平伯深受道家顺应自然的思想影响，有着密切的

关系。

但是，俞平伯毕竟经受过“五四”运动的洗礼，他是一位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，他的血液里流淌的是“赤子”的鲜血。从他的新诗和旧体诗词中，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始终有一根红线贯串着，即表现作者反帝反封建、批判丑恶、歌颂光明、欢呼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激情和思想。除本书所选的诗篇外，作者还写作一些抒发爱国情怀和斥责邪恶的篇章。诸如歌颂新中国成立后祖国美好前景的诗篇，有《浪淘沙令》：“开国古幽燕，佳景空前。红灯绛帜影蹁跹。亿兆人民同仰看，圆月新年。”（1950年元旦作）《近闻书感》：“襟怀奋发感人，言路宏开才路新，整顿提高三载绩，同看前景是青春。”（1979年作）当以色列向埃及开战时，俞平伯便义愤填膺，斥责以色列非正义的侵略行径。他在《六州歌头》词中写道：“西奈半岛，战火运河封。伊色列，邻埃及，启兵戎，逞群凶。”1976年1月8日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，俞平伯以沉痛的心情，书写了《悼念周恩来总理》的诗篇：“诸葛周郎集一身，罗家演史又翻新。鞠躬尽瘁与评确，若饮醇醪昔语真。今日阿谁孚众望，为霖作楫继前人。”赞扬周总理的丰功伟绩和为国为民“鞠躬尽瘁”的高尚品德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俞平伯写作《临江仙·即事》：“新装闻卫里，裙样拟唐宫。任尔追踪雉罿，终归啜泣途穷。能诛褒妲是英雄。”对江青倒行逆施的罪恶行为，给予痛快淋漓的批判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1986年11月19日，俞平伯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三联书店的邀请，赴港作学术演讲，在首都机场宾馆候机时，他写了题为《祝词》的两首四言诗，交给我保存。其一曰：“五洲大同，四海一家。发扬文化，光我中华。”此诗不仅反映了作者对形势的看法及其远大抱负，字里行间也洋溢着深厚的爱国之情。

書山文苑文壇的升遷而其詩文作品小有名聲，與其說不計其數的忠誠文章又一舉成名，三文典古函于中，此固不具品風皆頌而固不急已，其筆與文者古韻而固，而得內文則是小學而固

“五四”时期，俞平伯在写新诗的同时，他还创作了三篇小说，在当时文坛上亦颇为引人瞩目。《花匠》一篇特别受到鲁迅的青睐，被他收入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二集》。

俞平伯不仅是著名的诗人，亦是著名的散文家。俞平伯与朱自清是至友，他们俩曾以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为题，各自写了一篇散文，而又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和情致。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已经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佳话。《东游杂志》是他较早的光辉篇章，写于1922年赴美考察途中，文中提出，要解决“罪恶的掠夺”，必须“从制度上着手”，人类才会有前途。他认为政治、工商业人才，才是中国的“中坚”，要“有主义”的把他们联合起来。他说：“我们不当忠于一个人，应当忠于一个主义。近来国内发生新的政治运动，我很欣喜，希望他们能真实地做一点事，不要随波逐流，蹈前车的覆辙，反为他人造机会。”他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感到欣喜，并把国家的前途寄托予新生的中国共产党。

1924年，俞平伯与叶圣陶的散文合集《剑鞘》，由霜枫出版社出版。

1930年至1936年，俞平伯在大学执教期间，他先后创作和编集版五部散文集，即《杂拌儿》（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8月出版）、《燕知草》（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6月出版）、《杂拌儿之二》（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2月出版）、《古槐梦遇》（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1月出版）、《燕郊集》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8月出版）。至此，俞平伯的散文创作基本告一段落，开始转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。只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，俞平伯才又写了为数不多的散文。

我们不难发现，俞平伯的小品散文与其同时代的散文家的作品是不同的。由于他的古典文学的根底深厚，又深受道家思想和晚明小品散文的影响，因而他的散文便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。即使他与废名同受周作人的影响，他们趣味相同，同属于“冲淡和平”的流派，而他的散文也与他们不尽相同而自成一家。大体说来，俞平伯的散文创作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，即1928年前为前期，在此期间作者所创作的小品散文，抒写性灵，描景状物，文思郁勃，细腻绵密。1928年至1949年为中期，在此期间作者所创作的小品散文，文风较前期为之一变，却变得“冲淡朴拙”了。但在这两个时期，俞平伯的小品散文还有着“雅致洒脱，委婉朦胧”的特点，同时也存在繁缛晦涩的弊端。1949年之后，为作者小品散文创作的后期。作者自己曾经说：“旧路虽迷，忽然找着了。”“光明在前，咱们从今不怕迷失路途了。”（《回顾与前瞻》）随着作者心情开朗了，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充满信心，后期他写的《回顾与前瞻》、《漫谈百家争鸣》等为数不多的散文，其文风又为之一变，即抒情叙事，流畅明快，淋漓尽致，一扫从前那种繁缛晦涩之弊病。文如其人，的确是永恒的真理。

## 四

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，俞平伯不仅积极地创作白话诗和白话文，同时，他对非难新诗创作的守旧派提出尖锐的批评。为了推动白话诗的发展，他奋笔撰写了《白话诗的三大条件》、《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》、《诗底进化的还原论》等多篇论文，表现了他的进步的文艺思想。对于他的这种颇有借鉴意义的进步文艺思想，拟从以下三个方面作点概括的论述。

第一，关于文学的性质和反映论问题。1920年，俞平伯在为

其友人康白情的诗集《草儿》撰写的序中，就对这个问题提出唯物主义的观点。他不同意说文学是人生的表现。他认为，“说文学是人生底表现批评”，是不全面的。他最精辟的见解是，说文学作品是“人化的自然”：它“既不纯是主观，也不纯是客观；是把客观的实相，从主观上映射出来”。换句话说，它即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头脑里反映的产物。俞平伯的这种观点，无疑是非常正确的。他又说：“文学只是一种混融，只是一种综合……自然和人生——同化而成的！合拢来，合拢来，才跳出一个活生生的文学。”（同上）他还说：“我很相信好诗是没有物和我底分别的，是主客观联合在笔下的。”（《做诗的一点经验》，1920年12月1日《新青年》月刊第8卷第4期）用俞平伯的这些看法，对前几年老调重谈的所谓“文学就是人学”的错误观点，自然也是有力的驳斥。文学是社会生活、物观世界，在作家头脑中的折光反映，自然不应与社会学的“人学”混为一谈。这是其一。

其二，俞平伯反对“诗是为诗而存在”、“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”的错误观点。1922年，他在其诗集《冬夜》自序中，对当时有人提出此等论调，就明确地回答说：“这话我一向怀疑。”他认为，文艺作品是作者人格的表现。他说：“如果真要彻底解决怎样做诗，我们就先得明白怎样做人……诗底心正是人底心，诗底声音正是人底声音。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，才是真正诗人，不死不朽的诗人。”当时，俞平伯才仅仅是二十多岁的青年，竟然有如此敏锐的眼光和正确的思想，的确是难能可贵的。

第二，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。俞平伯明确地提出，诗要为平民而写，要“创造民众化的诗”。1920年，俞平伯在为康白情的诗集《草儿》写的序中说：“若要判断诗底好坏，第一要明白诗底性质，诗人对于一切底态度。”其中最本质的问题，就是看诗人是否为“平民”而写。1921年，俞平伯在《诗底进化的还原论》中，更

加清楚地说：“现今的文艺底确是贵族，但这个事实不但可以改变，而且应当改变。”为此，他认为首先应当改变社会制度。对康白情主张诗是贵族的，只有贵族才有水平欣赏诗的观点，给予了尖锐的批评。当然，俞平伯也认识到，能够做到创作民众化的诗歌不容易。他自己在实践此种主张上，并不能令人满意，“还不免沾染贵族的习气”，这使他感到“惭愧而不安”（《冬夜》自序）。尽管，后来他在创作民众化的诗歌方面有所徘徊，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之后，他又重新拨正了前进的方向，仍然坚持创作民众化的诗歌的原则。1925年，俞平伯在为顾颉刚编选的《吴歌甲集》写的序中，极其热情地赞美“吴声何等的柔曼，其唱词又何等的温厚”；并且说：“若打破这看不起乡下人的成见，我们立刻会明白诗歌原始的意味来。”1961年，俞平伯在校订元代吴昌龄《西游记》杂剧所写《校订〈西游记·胖姑〉折书后》中，充分肯定了剧中“能够表现乡村人民爱劳动、不羡慕富贵的精神”，和“藐视封建统治者和官僚们”的思想。1970年，俞平伯在河南息县干校期间，与农民相处，异常友好，并写了不少反映与农民友好相处的诗篇。从此亦可说明，俞平伯长期以来同情“平民”并坚持“创造民众化的诗”的主张。  
第三，崇尚文学的自然、真实之美。1948年，俞平伯在其《清真词释》序中说：“我前拟‘文章’四论，其一曰文无定法，其二曰文成法立，虽有目无文，亦正无须有文，一言蔽之，自然而然而已。自然何必草率，切磋琢磨之极亦归自然也。”1981年，俞平伯又在《德译本〈浮生六记〉序》中说：“沈复习幕经商，文学非其专业。今读其文，无端悲喜能移我情，家常言语，反若有胜于宏文巨制者，此无他，真与自然而已。言必由衷谓之真，称意而发谓之自然。”俞平伯崇尚真实自然的文学观点，显然是从庄子“以自然为宗”的思想而来。

也必须看到，俞平伯由于受托尔斯泰《艺术论》的影响，他在其《诗底进化的还原论》中说：“感人向善是诗底第二条件。”对此论点，当时曾经引起过讨论。有人指出“善字的概念也是游移惝恍，没有标准”的。俞平伯对他的此种不正确的观点，已经作了纠正。

本书选编俞平伯（新旧体）诗歌 40 首，散文 42 篇，小说 2 篇，诗文论 4 篇，已经基本上能够体现出作者文学作品和文论的概貌，在思想内容或艺术方面都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，其中有的作品，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，读者可以从中获得很大的裨益。

参加撰写本书鉴赏文章的作者，有几位是研究俞平伯的专家，有的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，还有的是学有专长的青年诗人。他们治学严谨，鉴赏水平颇高，所写鉴赏文字，精当生动，能给人一种审美享受。

由于编者在工作中可能有不周或疏漏之处，盼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，以便在再版时修正。

1996 年 2 月 15 日